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日瓦戈医生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希悦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日瓦戈医生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希悦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 王希悦译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17-3048-4

I. ①日… II. ①帕…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486号

日瓦戈医生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作 者 /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译 者 / 王希悦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540千字

版 次 /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8.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48-4

译者序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0年1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莫斯科艺术精英之家，犹太人家庭。父亲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是位出色的画家，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的教授，俄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过插图，并有画作收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这些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母亲罗莎尔·伊西德罗芙娜·考夫曼师从鲁宾斯坦，是位天才的钢琴家。画家谢洛夫、弗鲁别利、科罗温以及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等知名人物都是他们家庭聚会的常客。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意象丰美、音韵和谐的特点。1908年，帕斯捷尔纳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历史语言学系哲学专业。1912年，动身前往德国马尔堡大学哲学系学习。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座》。接着，陆续出版了《越过壁垒》（1916）、《生活——我的姐妹》（1922）、《主题与变奏》（1923）、《第二次诞生》（1932）等多本诗集。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创始于40年代末，写作近10年，直到1956年才最终完成。小说主题揭示的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即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问题，也就是体现为人与历史的问题。小说触及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凝聚了作家对人类、对历史、对社会以及个体生命的全部体验和思考。在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短暂的40多年的人生中，他经历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新经济政策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诸多社会大变动，同时也伴随着饥饿、贫穷、屈辱等种种精神磨难。小说正是以这些广阔的历史画面

为背景，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 30 多年变革中的悲剧命运。

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出生于西伯利亚富商之家，但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后来父亲受到事业伙伴的陷害，挥霍了百万家产，卧轨自杀。而尤里 10 岁时，母亲又去世了，他成了孤儿，被舅父带到莫斯科，寄养在格罗梅克教授家里。日瓦戈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外科医学，而且喜爱哲学和历史，还擅长作诗。大学毕业后，他同纯洁、美丽的教授女儿冬尼娅结为夫妻。日瓦戈对人对事严谨、客观冷静，同时又具有宗教影响下的博爱精神，在他身上明显体现出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特征。他憎恶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憎恶革命前的俄国旧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战，担任部队军医。他也曾衷心地欢迎十月革命，支持苏维埃政权，主动留守在医院，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莫斯科的粮食及日用品奇缺，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才举家迁往乌拉尔。然而，沿途的所见所闻以及被抓到游击队的生活，还有诸多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对革命产生了隔阂。日瓦戈思想的矛盾在于，他既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又否定革命的暴力手段，他认为只有善才能带来善。虽然他始终未和白军同流合污，但也越来越与革命政权格格不入。当在瓦雷基诺的世外桃源生活最终破灭，寄托他美好理想的同拉拉的爱情也成为泡影，而能给他温暖的家人又远在国外，心力交瘁的日瓦戈只身返回莫斯科。在首都，日瓦戈瞧不起那些迎合时尚的知识分子，他宁愿干一些粗活糊口。最后，心脏病发作，猝死街头。

女主人公拉丽萨（拉拉）的命运同样悲惨。她和日瓦戈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一个主线，也是描写最为动人的篇章。拉拉在少女时代遭到父亲的朋友、无耻的律师和政客科马罗夫斯基的蹂躏。但她不甘堕落，努力摆脱恶棍的纠缠，读完大学，毕业后与安季波夫结合，他们来到拉拉的出生地，即乌拉尔的尤梁津城申请到小学教师的工作，有了一个女儿，叫卡佳。后来丈夫上了前线，杳无音信。拉拉去前线寻夫，一无所获。拉拉留在前线医院做护士，与日瓦戈医生相遇、相知并相爱。但她终究未能逃脱科马罗夫斯基的魔掌，她与日瓦戈所生的女儿也流落他乡，历尽磨难。最终，拉拉在参加完日瓦戈的葬礼后，被关进了劳改营，因为她的身份是逃亡国外的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夫人。拉拉的一生受尽摧残和磨难，但她仍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她所表现的人格魅

力正是日瓦戈所期冀的理想化身。

《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书名之一叫作《男孩子与女孩子》，源于勃洛克的诗作《柳枝》的第一句，除了纪念勃洛克之外，这也表达了一种与该诗相同的心绪，即受难的生命得永生。而1948年，在完成小说的第四章后，作家才最终将小说的书名定为《日瓦戈医生》，主人公日瓦戈的俄语拼写，是生命以及生活之意，容纳了作家对生和死的态度，以及对受难—死亡—永生等问题的思考。

作品完成后，因书中所体现的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问题而未予在国内发表。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译本率先在米兰问世，立刻引起轰动，旋即被译成多达15种文字，在西方形成空前的帕斯捷尔纳克热潮。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肯定作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这一决定激怒了苏联官方和文学界的领导，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将小说列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认为作家对国家、革命和人民心存不满，并把作家开除作协，同时，国内新闻媒介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官方还警告说，如作家出国领奖，将永远不得返回苏联。迫于压力，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在《诺贝尔奖》（1959）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诺贝尔奖

我完了，如同一只受围猎的野兽。
人间自有人在，有自由，有光明，
而在我的身后是一片追捕的喧嚣，
回头顾望逃出厄运已然杳无期冀。

黑暗的森林和池塘岸边，
还有被砍倒的云杉原木。
周边的通路完全被切断，
一切无所谓，悉听尊便。

我做了什么污秽之事，
我是杀人犯还是恶棍？
我只是迫使整个世界，
为我的美丽大地哭泣。

但是即便行将入木，
我也相信终有一天，
向善的精灵会战胜，
卑鄙和仇恨的暴力。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痛苦和孤寂中病逝，结束了苦难的一生。1988年，蒙尘30载的《日瓦戈医生》终于回归苏联，在《新世界》杂志刊出，它的作者也得以平反昭雪，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证书也由其子在1989年代为领取。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5 点钟开出的快车	3
第 二 章	另一境地的少女	19
第 三 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57
第 四 章	大势所趋	83
第 五 章	告别旧世界	116
第 六 章	莫斯科的住宿处	148
第 七 章	旅行途中	187

下 卷

第 八 章	抵达	231
第 九 章	瓦雷基诺	252
第 十 章	在大路上	278
第十一章	林中游击队	297
第十二章	甘甜的花楸树	317
第十三章	雕像楼的对面	337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基诺	373
第十五章	结局	413
第十六章	尾声	446
第十七章	尤里·日瓦戈的诗作	459

上 卷

第一章 5点钟开出的快车

伴随着《安魂歌》的曲调，送殡的队伍向前慢慢地走着。歌声休止的时候，脚步的声音、马蹄的声音、轻轻的风的声音似乎依然在反复吟唱着那支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其中还有些好奇的人向行列走来，问：“是谁家出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如此。这就清楚了。”“但是，下葬的不是老爷，而是夫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最后这点有限的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神甫念诵完，便画着十字，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身上撒下一撮黄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入墓穴，这就表示下葬开始了。只看见4把铁锹飞快地将黄土雨点似的撒向了坟墓。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10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有一种迟钝和恍惚的感觉，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似乎趴在坟头上的小男孩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只见那个小男孩仰起头，用空洞的目光把寂寥的秋日天空和寺院的圆顶扫视了一下。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伸直。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一只马上要嗥叫的小狼。那个小男孩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漉漉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这时候坟前走来一个身穿黑衣、衣服的窄袖上镶了一圈

皱襞的男子。他就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是死去的那个女人的弟弟、小男孩的舅舅，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只见他来到小男孩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二

他们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下来，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那个时候正值圣母节^①前夕。明天，这个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部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座省城去。小男孩的舅舅尼古拉神甫在那儿的一家出版社工作，那家出版社发行的是一份进步的地方报纸。他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因为车站离得非常近，冷风时不时地送来来回开动的火车头那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从两个落地窗户朝外望过去，可以看到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荒芜的菜园的一角，还可以看到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甚至还可以看到刚刚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那片墓地。菜园里只有几棵冻得发青的干巴巴的白菜，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纷纷倒向路边。

夜里，窗子上的敲击声惊醒了小男孩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只看见穿着一件小褂的尤拉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他向外望去，既看不见菜园，也看不见道路，更看不见坟地。外面狂风呼啸，空中扬起一片雪尘。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便因为吓坏了尤拉而沾沾自喜。这时候风在呼啸、狂吼，好像是故意要吓唬尤拉似的。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好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层层的尸衣一样。这时候天地间只有狂风大雪，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或许是他怕大雪埋住寺院的白菜，挖不出来的缘故；又或许是怕妈妈被大雪压住，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① 圣母节：东正教节日，在俄历10月1日。

最后他哭了起来。这时候，被吵醒的舅舅对他说了一阵关于基督的话，轻声地安慰他，后来舅舅打着呵欠踱到窗前，陷入了沉思。天放亮了之后，他们便开始穿衣服。

三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和国外的许多城市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在某地集市上，但经常会在伊尔比特的集市上出现。

后来，体弱多病的母亲又患了肺病。她经常去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方治疗，尤拉也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对于这些变化早就习惯了。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他对于自己父亲不在身边丝毫不觉得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其中有日瓦戈工场、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日瓦戈别针扎领带法，甚至还有一种像糖酒点心那样的圆形甜饼也被叫作日瓦戈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对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家！”就如同说了一句：“到遥远的地方去！”车夫立刻就会驾着雪橇把您送到极远的“国度”。在您周围是一处静静的花圃，乌鸦落在下垂的雪松枝头，踩得枝头的雪纷纷往下落。它们“呱、呱”的聒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从林荫道那边的新屋里有很多条良种狗跑过来，越过了大路。暮色渐渐来临了，同时屋里的灯火也亮了起来。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四

1903年的夏天，舅舅带着尤拉乘一辆四轮马车到杜布良庄去，那个庄园是爱好艺术的丝绸厂厂主科洛格里沃夫的。舅舅是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

这时候正是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不知到底是因为过节的缘故，还是因为恰好是吃午饭的时候。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剃了一半脑袋的囚犯一样。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一丝风的时候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割倒的小麦被一蓬一蓬地堆在离大道很远的地方，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舅舅向出版社里干粗活兼看大门的帕维尔问道。这时他正交叉着两腿，弯着腰斜坐在自家的驾车座上，他并不是真正的车夫，一看就了解他不是干这一行的。“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帕维尔一面抽起烟来，一面回答：“这一片地是老爷家的，那一片……”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呢。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吆喝着马，好像是机器师注视着仪表似的，一动不动地瞅着马尾巴和马屁股。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把身子弯得像一只天鹅一样，只晓得跟着晃动的铃声跳甩腿舞。

舅舅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出版社要求他再改动一下，因为书刊审查得比以前更严了。

“太不像话了，这个县里的老百姓。居然有人在潘科夫乡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然后还有人把县里的养马场都烧了，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舅舅说。

然而帕维尔把事情看得非常糟，甚至已经超过了那个不许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发表有关土地问题的激烈言论的书刊检察官。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要是任由那些庄稼汉胡闹，他们就会手足相残，并且闹得鸡犬不宁。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尤拉第二次去杜布良庄园了。尤拉自认为对这条道路再熟悉不过了，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一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就感觉到那向右转弯的地方马上要到了，而且一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可是他每次都估计错了。只见过了树林又是树林，过了田野还是田野。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后来那些书使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变得非常有名，此刻即使一本还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时来运转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探索过一切他们关注的问题，然而除了通用的专业术语之外，他与他们便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当过教士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探索过托尔斯泰主义，并不断地尝试深入研究。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不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这种主义就好像是横空的闪电与滚雷，应当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舅在一起的时候是尤拉最愉快的时候。他和自己母亲一样，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他非常像母亲，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和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与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一开始是怎么想的，他就会怎么说。

尤拉非常高兴舅舅带他上杜布良庄来。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除此之外，更让尤拉高兴的是，他又要同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那个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见面了，尽管尼卡不那么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尼卡比他大两岁。尼卡在握手的时候总是使劲把自己的手向下拉，还会把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脸。

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在念修改过的稿件“贫困问题之关键。”

“依我的意见，我觉得最好还是改成‘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做必要的改动。

在那个昏暗的、镶了玻璃的阳台上，他们修改着那份校样。只能看见乱放在地上的喷水壶和其他的园艺工具，墙角立着一双沾了干泥巴的沼泽地用的水靴，靴筒弯到地上。一把破旧的椅子背上还搭着一件雨衣。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声地念道，“应该写明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了下来。

有微微的过堂风吹过阳台，小册子的校样上压着花岗石块，免得让风掀起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修改完毕之后，就要急着回家。

“要下大雨了。我必须赶紧走。”

“没有的事，我不放你走。我们这就喝茶。”

“我必须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城里。”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管你这些。”

茶炊的烟气从花圃里飘了过来，驱散了屋里的芥菜花香和烟草气味。仆人们正把奶油、水果以及点心从厢房端过去。这时候又听说帕维尔到河里去洗澡，并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答应留下来。

“趁着准备茶点的工夫，咱们到河边走走，顺便可以在长凳上坐一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依靠和大富翁科洛格里沃夫的交情，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家资富有的科洛格里沃夫的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座小楼还有楼前的小花圃坐落在庭园的荒凉的一角上。在庭园的进口处是一条半圆形的旧林荫路。林荫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往来的车辆，只有垃圾车经过这里向堆放干垃圾的一条沟谷倾倒残土和废弃的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同情革命、思想十分进步的百万富翁，目前正和妻子在国外旅行。庄园里除了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芭、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之外，就再无旁人了。

生机盎然的黑绣球花长成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老爷的住宅隔开。于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绕着这绿色的篱笆走去，每走过同样距离的一段路，前方绣球花丛里就有数量相同的一群麻雀飞出来，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啁啾声，如同一股水流沿着管道在他们前面流动一样。

谈起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后起之秀的时候，他们走过了温室、园丁的住房以及一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但当下最盛行的是搞各种各样的会社与团体。无论这些团体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①、康德，还是马克思，反正都是随声附和的，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与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世界上值得我们相信的东西太少了。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啊，你居然又皱眉头了，我认为你这家伙什么也不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这个长着一脸怪样的胡子，有着淡黄色细头发的精灵鬼，十分像一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觉得你自己明白，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样还俗的。我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也许，你真的是有点儿怕，或者只是被革出了教门，嗯？”

“你干吗要变换话题？但是，我觉得谈谈也好。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提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不愉快的事的确有过一些不利影响。比如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可是这都算不上什么。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现在我就向你解释为什么我说应该相信基督。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但一定要知道，就现在的观点来看，人事实上不是自生自灭的，而是生活在过往的历史中，由基督创造的历史，福音书就是历史的依据。到底什么是历史？”

“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由于探索，才会发现了数学上的无穷大，然后才发现了电磁波，才会

^①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索洛维约夫（1846—1879），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土地与自由社成员，1879年4月2日在圣彼得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成功，被处以绞刑。